

关尹其人暨

《大一生水》研究

[illegible]

李水海 著 |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李水海学术著作集

关尹其人暨《大一生水》研究

李水海 ◎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尹其人暨《大一生水》研究 / 李水海著. —西安:
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 - 7 - 224 - 11830 - 8

I. ①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老子—哲学思想—研究
IV. ①B223. 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1875 号

关尹其人暨《大一生水》研究

作 者 李水海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17.25 印张 3 插页

字 数 36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1830 - 8

定 价 4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关尹其人及其思想 / 1

- 一、关尹其人及其思想 / 1
- 二、关尹著作的新发现——《大一生水》 / 10

第二章 《大一生水》研究 / 16

- 一、《大一生水》的特色宇宙生成论 / 16
- 二、《大一生水》的天地形态观 / 26

第三章 《大一生水》原文实录与释文 / 31

- 一、《大一生水》原文实录 / 31
- 二、《大一生水》释文（过录文） / 32

第四章 《大一生水》校读疏证 / 35

- 一、《大一生水》第一章校读疏证 / 35
- 二、《大一生水》第二章校读疏证 / 108
- 三、《大一生水》校定文与译文 / 154

第五章 《大一生水》用韵考论 / 157

一、《大一生水》用韵考述 / 157

二、《大一生水》韵读 / 165

三、《大一生水》的神韵美 / 169

第六章 《大一生水》古今字、通假字、异体字考证 / 171

一、《大一生水》古今字考释 / 171

二、《大一生水》通假字考证 / 187

三、《大一生水》异体字考述 / 230

主要参考文献 / 252

大一生水圖版 / 266

《大一生水图版》释文 / 269

大一生水圖版釋文（李水海释文） / 270

第一章 关尹其人及其思想

一、关尹其人及其思想

1. 关尹其人其事

关尹，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人，为老子老聃的弟子。

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云：“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迺遂去。……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彊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。”^[1]《史记·正义》云：“《抱朴子》云：‘老子西游，遇关令尹喜……为喜著《道德经》一卷，谓之《老子》。’”^[2]《史记·集解》云：“《列仙传》曰：‘关令尹喜者，周大夫也。善内学星宿，服精华，隐德行仁，时人莫知。老子西游，喜先见其气，知真人当过，候物色而迹之，果得老子。老子亦知其奇，为著书。’”^[3]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《关尹子》九篇。（关尹）名喜，为关吏。老子过关，喜去吏而从之。”^[4]《吕氏春秋·审己》“子列子常射中矣，请之于关尹子”，高诱注云：“子列子，……请问其射所以中於关尹喜。关尹喜师老子也。”^[5]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“关尹”，高诱注：“关尹，关正也，名喜，作《道书》九篇……而老子到，喜说（悦）之，请著上至（当为‘下’）经五千言，而从之游也。”^[6]成玄英《庄子·天下·疏》云：“老聃，姓李，名耳，……字老聃，即关尹之师老子也。师资唱和，与理相应。”^[7]《庄子·达生·疏》云：“（关尹）是老子弟子，怀道抱德。”^[8]

由以上文献所记可知，关尹，名喜，曾做过关令，老子西行“至关”，与老子相见，促成其著《老子》，并跟从老子，以老子为师矣。

不过，也有不同于上述之说的记载。河上公《老子道德经章句·序》云：“（老子）出关，关令尹喜从求著书，作上下二篇。”^[9]李尤《函谷关

赋》亦称“尹喜”^[10]。又，葛玄《老子道德经序诀》云：“老子体自然而然……老子去周西度关，关令尹喜宿命合道，豫占见紫云西迈，知有道人当度，仍斋洁烧香，想见道真。……老子度关也，喜见老子，迎设礼称弟子。”^[11]《庄子·达生》“子列子问关尹”成玄英疏云：“古人称师曰子，亦是有德之嘉名。具斯二义，故曰子列子，即列御寇也。（关尹）姓尹名喜，字公度，为……关令，故曰关令尹真人。是老子弟子，怀道抱德，故御寇询之也。”^[12]葛洪《神仙传·尹轨》云：“尹轨……其远祖尹喜……遇老君（老子）与说经。”^[13]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老子叙录》云：“（老子）乃西出关，为关令尹喜说《道德》二篇。”^[14]《庄子·天下·音义》云：“关尹，关令尹喜也。或云：‘尹喜，字公度。’老聃，即老子也，为喜著书十九篇。”^[15]成玄英《庄子·天下·疏》云：“关尹，姓尹，名喜，字公度……关令，故为（谓）之关尹也。”^[16]似皆谓关尹姓尹，名喜（或熹），字公度。而《楼观先师传碑》说他“姓尹，名喜，字公文”^[17]。

笔者认为当应称作“关尹”，名喜。《国语·周语》云：“周之《秩官》有之曰：‘敌国宾至，关尹以告，行理以节逆之。’”^[18]韦昭注云：“关尹，司关，掌四方之宾客，叩关则为之告。”^[19]可知“关尹”是官职名，即“司关”的官长。刘向《关尹子书录》亦云：“关尹子，名喜，号关尹子。”^[20]《庄子·达生》、《庄子·天下》、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、《吕氏春秋·审己》等皆先秦故书，而称“关尹”（以官职为称名），必有所据者，当从之也。据此，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“关令尹喜”，其“令”字当为后人妄增，原文当为“关尹喜”，应理解为“关尹名喜”。

又，有学者提出，关尹与老子不同时，老子当然不能为关尹之师。刘汝霖云：“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将关尹列在墨子之后、列子之前。墨子以后之关尹，绝不能得见老子。《吕氏春秋·审己》、《庄子·达生》皆载列御寇、关尹相问答，似乎二人有师徒之关系。《庄子·让王》称列子得见郑杀驹子阳，此事在周安王四年，上距孔子之死，已八十三年，所以无论如何关尹绝不能与孔子同时，亦不能强老子著书。”^[21]对于此种发难，高亨曾批驳之，不妨抄录高氏之语于下：

“考关尹、列子与驹子阳同时，其说发自汪中《老子考异》。此否认史迁所记者也。亨按《庄子·达生》、《吕氏春秋·审己》皆记列子与关尹子相问答，则关尹与列子同时，明矣。今考列子与子产同时，《庄子·德

充符》：‘申徒嘉，兀者也，而与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。’《田子方》：‘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。’《列御寇》：‘列御寇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无人。’此列子与子产同时，一证也。《吕氏春秋·下贤》：‘子产相郑，往见壶丘子林，与其弟子坐必以年，是倚其相于门也。’《庄子·应帝王》：‘郑有神巫曰季咸，列子见之而心醉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’云云。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记此事作壶子林。是《庄子》之壶子即《吕氏春秋》之壶丘子林，此列子与子产同时，二证也。子产与孔子同时，卒在孔子先。子产、列子、关尹既皆同时，则关尹能见老聃决矣。又，刘汝霖谓郑杀驺子阳在周安王四年者，本于《史记》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：‘周安王四年，郑杀其相驺子阳。六年，郑相子阳之徒杀其君繻公。’《郑世家》：‘繻公二十五年，郑公杀其相子阳。二十七年，子阳之党共弑繻公。’诂知列子所见之子阳，决非《史记》之子阳，请证明之。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‘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，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：列御寇，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。子列子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。子列子入，其妻望之而拊心曰：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，今有饥色，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不受，岂不命邪？子列子笑谓之曰：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遗我粟，至其罪我也，又且以人之言。此吾所以不受也。其卒，民果作难而杀子阳。’《吕氏春秋·观世》文略同。细观此文，列子妻对列子言称子阳为君。列子对其妻言，亦称子阳为君，则子阳为郑君，明矣。且《史记》之驺子阳，《史记》明言为郑君所杀，子阳之党又杀郑君以报之。《庄子》之子阳，明言民作难而杀之，则非一人，亦明矣。其证一。《韩非子·说疑》：‘周威公身杀，国分为二。郑子阳身杀，国分为三。陈灵公身死于夏徵舒氏。荆灵王身死于乾溪之上。’《韩非子》之子阳，正《庄子》之子阳，而非《史记》之驺子阳。其证二。《吕氏春秋·首时》：‘郑子阳之难，獬狗溃之。齐高国之难，失牛溃之。众因之以杀子阳、高国。’又《适威》：‘子阳，极也，好严。有过而折弓者，恐必死，遂应獬狗，而弑子阳极也。’《吕氏春秋》之子阳，正《庄子》之子阳，而非《史记》之驺子阳也。其证三。《淮南子·汜论》：‘郑子阳刚毅而好罚，其於罚也，执而无赦，舍人有折弓者，畏罪而恐诛，则因獬狗之惊。以杀子阳。此刚猛之所致也。’《淮南子》之子阳，亦《庄子》之子阳，而非《史记》之驺子阳也。其证四。高诱注

《吕氏春秋·首时》曰：‘子阳郑相，或曰郑君。’注《适威》曰：‘子阳郑君也，一曰郑相也。’注《淮南子·汜论》曰：‘子阳郑君也，一曰郑相。’观《庄子》所记，则子阳郑君也。而刘（汝霖）乃以子阳为郑驷子阳，据以断定关尹、列子之年代，岂不谬哉？余故曰：关尹与老子同时，有相见之可能。”^[22]高氏的考证甚为有力，为多数学者所接受。

关尹喜生当春秋末期。老子西行“至关”时，他正做关尹（司关的官长）。至于老子“至关”的时间，我们可从“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，乃南之沛，见老聃”^[23]和“阳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，邀于郊，至于梁而遇老子”^[24]的记载入手，予以考证。我在《老子“至关”居秦国活动考实》^[25]一文中，指出老子大约在公元前500年（其时老子七十三岁，孔丘五十三岁，孔丘于五十一岁时曾多次在沛地向老子问道，老子不大可能在其七十一岁或七十二岁之时离开沛地西行）至公元前496年的某一时段，离开沛地向秦国进发。假设关尹喜此时段为四十岁，则其生年当为公元前545年—前541年，小于老子二十七岁至三十一岁，小于孔子七岁至十一岁。假设关尹喜活了九十岁，其卒年当在公元前455年—前451年。根据高亨的考证，关尹喜与子产、列御寇等人同时，依《史记·郑世家》载，子产死于郑声公五年（公元前496年）^[26]，其时关尹喜已四十五岁至四十九岁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关尹是老聃的弟子则无可惑疑。

关于关尹喜的生平事迹，除做关尹而迎老子，促成老子著书两篇之外，他还做过列子的老师。《庄子·达生》云：“子列子问关尹曰：‘至人潜行不窒，蹈火不热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。请问何以至于此？’关尹曰：‘是纯气之守也，非知巧果敢之列。居，予语女（汝）！凡有貌象声色者，皆物也，物与物何以相远？夫奚足以至乎先？是色而已。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，夫得是而穷之者，物焉得而止焉！彼将处乎不淫之度，而藏乎无端之纪，游乎万物之所终始，壹其性，养其气，合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无郤，物奚自入焉！夫醉者之坠车，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，乘亦不知也，坠亦不知也，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遯物而不愬。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，而况得全于天乎？圣人藏于天，故莫之能伤也。’”^[27]这段对话，《列子·黄帝》亦载^[28]，文句基本相同。所记述列子向关尹问学，显然关尹与列子是师生关系^[29]。关尹向列子所讲的是“至人”的境界，即“纯气之守”

(保守纯和之气)和“神全”(精神凝聚)至境的命题,这“乃是一种通过人体内在的生理潜能(‘纯气’)的修炼而获得的某种超人的、可以避除任何外物伤害的特异功能。”^[30]这种通过“纯气之守”的修炼而达到“神全”的“至人”境界的方法,是关尹养生论的主要内容。

又据《吕氏春秋·审己》云:“子列子常射中矣,请之于关尹子。关尹子曰:‘知子之所以中乎?’答曰:‘弗知也。’关尹子曰:‘未可。’退而习之三年,又请。关尹子曰:‘子知子之所以中乎?’子列子曰:‘知之矣。’关尹子曰:‘可矣,守而勿失。’”^[31]此段对话,《列子·说符》亦载有^[32]。高诱注《审己》云:“子列子,贤人,体道者,请问其射所以中于关尹喜。”^[33]又云:“知射,心平体正,然后能中,自求诸己,不求诸人,故曰‘知之’。”^[34]张湛注《说符》云:“射虽中而不知所以中,则非中之道;身虽存不知所以存,则非存之理。故夫射者,能拙俱中,而知所以中者异;贤愚俱存,而知所以存者殊也。”^[35]卢重玄解云:“不知所以中者,非善之善者也。得之于手,应之于心。命中而中者,斯得矣。得而守之,是谓之道也。能知其道,非独射焉,为国为身亦皆如是也。善知射者不贵其中,贵其所以必中也;善知理国理身者亦不贵其存,贵其所以必存。”^[36]关尹通过让列子反复多年练射中之道,告诉列子守其所以射中之道而勿失;修身之理也同此,守其所以身必存之道勿失。联系此节文句前壶丘子林和关尹子对列子所讲“持身”问题,此处其实通过所以射中之道,告诉列子其身必存之原因就是“心平体正,内求诸己”^[37]。

2. 关尹的学术思想

关于关尹喜的学术思想,上文已考述有“守纯气”的养生论和“心平体正,内求诸己”的修身论。又据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篇云:“关尹贵清。”^[38]“贵清”即“清虚以自守”^[39]。这是关尹思想的核心内容。

《庄子·天下》云:“以本为精,以物为粗,以有积为不足,澹然独与神明居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,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。建之以常、无、有,主之以太一。以濡弱谦下为表,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关尹曰:‘在己无居,形物自著。其动若水,其静若镜,其应若响。芴乎若亡,寂乎若清。同焉者和,得焉者失。未尝先人而常随人。’老聃曰:‘知其雄,守其雌,为天下溪;知其白,守其辱,为天下谷。’……关尹、老聃乎!

古之博大真人哉!”^[40]成玄英疏云:“‘本’,无也;‘物’,有也。用无为妙,道为精;用有为事,物为粗。……知足止分,故清廉虚淡,绝待独立而精神,道无不在,自古有之也。……(关尹、老子)师资唱和,与理相应,故闻无为之风而悦爱之也。‘太’者,广大之名;‘一’以不二为称。言大道旷荡,无不制围,括囊万有,通而为一,故谓之‘太一’也。建立言教,每以凝常无物为宗,悟其指归,以虚通太一为主。……‘表’,外也。以柔弱谦和为权智外行,以空惠圆明为实智内德也。成功弗居,推功于物,用此在己而修其身也。委任万物,不伐其功,故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。动若水流,静如悬镜,其逗机也似响应声,动静无心,神用故速。‘芴’,忽也。‘亡’,无也。夫道非有非无,不清不浊,故闾忽似无,体非无也,静寂如清也。”^[41]成玄英的疏注大致不差。《天下》篇把关尹、老聃相提并论,大概是因为“老君(老子)大圣,弟子极多,门人之中”,以关尹喜“最胜”^[42]。其中“以本为精”,“与神明居”,建“以常、无、有”,主“以太一”,谦下空虚,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理论基础。就关尹的理论来看,其重点在于虚己接物,独立清静,即“其动若水,其静若镜,其应若响,芴乎若亡,寂乎若清”。主张在认识事物之时,应使自己的心灵处于清寂之状态,勿掺杂任何个人主观偏见,如实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,犹如明镜清水对事物的映照一样。所谓“贵清”,比之于水,喻之以镜,譬之以响,而究其实质,乃是发挥心灵虚明清静之功用,客观镜鉴天地万物。

关尹的“贵清”思想,庄子颇有新的发挥:把“贵清”和“贵虚”融为一炉,形成虚静观。《庄子·应帝王》云:“尽其所受乎天,而无见得,亦虚而已。至人之用心若镜,不将不迎,应而不藏,故能胜物而不伤。”^[43]《德充符》云:“鉴明则尘垢不止,止则不明也。”又云:“人莫鉴于流水,而鉴于止水。”^[44]由此看来心镜贵在虚、静、明,清则包括在其中。《天道》云:“圣人之静也,非曰静也善,故静也;万物无足以挠心者,故静也。水静则明烛须眉,平中准,大匠取法焉。水静犹明,而况精神!圣人之心静乎!天地之鉴也,万物之镜也。夫虚静恬淡、寂寞无为者,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。”^[45]其所以虚静明者,乃由于心地无挠,精神发挥本然之超越作用;其修成心体虚静明之后用,则犹圣人之心静,天地之鉴,万物之镜,世界之全体物象与形上之深玄道体,都毕露呈现出来。

所以虚静实乃天地之平，而道德之至，亦乃天乐。^[46]庄子把关尹的“贵清主静”思想，发挥到了极致。丁原植在《〈文子〉资料探索·二〈精诚〉探析》中指出：“《庄子·天下》引述关尹的思想也说：‘关尹曰：在己无居，形物自若，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……’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》提到：‘关尹贵清’，以清明之玄镜映照万物的思想，似属关尹哲学特征。它或许影响《管子·心术》的思想，《心术》曰：‘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。镜大清者视乎大明。’”^[47]丁先生的评价大致不差。

关尹的核心思想是“贵清”，而他另有思想则是“贵察”。《吕氏春秋·审己》与《列子·说符》等都记载有列子请问关尹射中之道，关尹回答的话，其要义是说：知道所以射中之道，推展开来，不独学射如此，“为国与身亦皆如之（知道所以国治之道、所以身修之道），故圣人不察存亡，而察其所以然”^[48]。若继续追问所以能察的原因，则与心体之平正清明密切相关，这也即为身修国治之根本。郭沫若说：“‘心平体正，然后能中’，也就如水平鉴正而后能映照美恶，明察须眉。”^[49]《列子·说符》中还有一段关尹的话，也与“贵察”有关，不妨引出：

“关尹谓子列子曰：‘言美则响美，言恶则响恶，身长则影长，身短则影短。名也者，响也；身也者，影也。故曰：慎尔言，将有和之；慎尔行，将有随之。是故圣人见出以知人，观往以知来，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。度在身，稽在人。人爱我，我必爱之；人恶我，我必恶之。汤、武爱天下，故王；桀、纣恶天下，故亡，此所稽也。稽度皆明而不道也，譬之出不由门，行不从径也。以是求利，不亦难乎？尝观之《神农》、《有炎》之德，稽之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，度诸法士贤人之言，所以存亡、废兴而非有此道者，未之有也。’”^[50]

这段话的要点，也是要映照美恶，明察存亡、废兴之所以然。

关尹的思想倾向是“贵清主静”、“贵察”、“守纯气”等。这些思想倾向是就其主要思想特征而言，而从宏观整体上来看，关尹的思想理念仍归属于道家的“清静无为”这一大系统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考《汉志》有《关尹子》九篇，刘向《列仙传》作《关令子》，而《隋志》、《唐志》皆不著录，则其佚久矣。南宋时徐藏子礼始得本于永嘉孙定家，前有刘向校定《序》，后有葛洪《序》。向《序》称盖公授曹参，参薨书葬。孝武帝时，有方士来上，淮南王秘而不

出，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。其说颇诞。……宋濂《诸子辨》以为文既与向不类，事亦无据，疑即定之所为。然定为南宋人，而《墨庄漫录》载黄庭坚诗‘寻师访道鱼千里’句，已称用《关尹子》语，则其书未必出于定，或唐、五代间方士解文章者所为也。”^[51]《伪书通考》怀疑《关尹子》是五代时杜光庭伪造。按：我赞成《四库全书》之说，原关尹所著《关尹子》已亡佚，今传本则南宋人伪托。

注：

[1] 司马迁：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刊印《史记》（全十册）本。

[2] 张守节：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·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刊印《史记》标点本。

[3] 裴骃：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·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刊印《史记》标点本。

[4] [39] 班固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刊印《汉书》标点本。

[5] [33] [34] 高诱：《〈吕氏春秋·季秋纪·审己〉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《吕氏春秋》（在《二十二子》中）本。

[6] 高诱：《〈吕氏春秋·审分览·不二〉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《吕氏春秋》（在《二十二子》中）本。

[7] [16] [41] 成玄英：《〈庄子·杂篇·天下〉疏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（郭庆藩辑）本。

[8] [12] 成玄英：《〈庄子·外篇·达生〉疏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9] 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·附录一·河上公章句佚文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
[10] 李尤：《函谷关赋》，载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后汉文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。

[11] 葛玄：《老子道德经序诀》，载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·附录二》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
[13] 葛洪：《神仙传·尹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《列仙传神

仙传》合刊本。

[14] 陆德明：《经典释文·老子叙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（线装）本。

[15] 陆德明：《经典释文·〈庄子·天下〉音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。

[17] 《楼观先师传碑·九天仙伯文始先生无上真人》，《老子学刊》1986年第1辑。

[18] 《国语·周语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[19] 韦昭：《〈国语·周语中〉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[20] 刘向：《关尹子书录》，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汉文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。

[21] 见高亨《老子正诂·史记老子传笺证》引刘汝霖文，开明书店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刊印《重订老子正诂》本。

[22] 高亨：《老子正诂·史记老子传笺证》，开明书店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刊印《重订老子正诂》本。

[23] 《庄子·外篇·天运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24] 《庄子·杂篇·寓言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25] 李水海：《老子“至关”居秦国活动考实》，《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3期。

[26] 司马迁：《史记·郑世家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[27] 《庄子·外篇·达生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28] 《列子·黄帝篇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刊印《列子集释》（杨伯峻撰）本。

[29] [30] 崔大华：《庄学研究——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·庄子思想与先秦子学·庄子与老子及关尹、列子》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。

[31] 《吕氏春秋·季秋纪·审己》，学林出版社1984年刊印《吕氏春秋校释》（陈奇猷校释）本。

[32] [48] [50] 《列子》卷八《说符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刊印《列子集释》本。

[35] [37] 张湛：《〈列子·说符〉注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刊印《列子集释》本。

[36] 卢重玄：《〈列子·说符〉解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刊印《列子集释》本。

[38] 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·不二》，学林出版社1984年刊印《吕氏春秋校释》本。

[40] 《庄子·杂篇·天下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42] 成玄英：《〈庄子·杂篇·庚桑楚〉疏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列子集释》本。

[43] 《庄子·内篇·应帝王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44] 《庄子·内篇·德充符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45] 《庄子·外篇·天道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刊印《庄子集释》本。

[46] 参见丁四新《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》第二章《〈太一生水〉考论》第三节《〈太一生水〉的学派性质衡定及其作者推测》，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版。

[47] 丁原植：《〈文子〉资料探索·二〈精诚〉篇探析》，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9月初版。

[49] 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·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》，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版。

[51]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六《子部·道家类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
二、 关尹著作的新发现——《大一生水》

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一篇《大一生水》，其简“共存一四枚，竹简两端平齐，简长二六·五厘米，上下两道编线的间距为一〇·八厘米。其形制及书体均与《老子》丙相同，原来可能与《老子》丙合编一册。”^[1]整理者据简文开头“大一生水”，拟加篇名《太一生水》。

《大一生水》是楚简中一篇后世失传的道家文献，可以称之为“竹简《老子》丙卷后古佚书”。曾经有学者根据这篇古佚文简的形制及书体同于《老子》丙简一事等，推测这篇古佚文原属《老子》，则为《老子》佚文（或为《老子》一书演化之前身）^[2]。但是，从文体上来看，二者颇为相异，从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“道生一……冲气以为和”^[3]，可看出《老

子》是用高度抽象化了的经文体来阐述宇宙生成论的；而《大一生水》显然则是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等章的引申解说^[4]，属于传体式^[5]。从内容上看，《大一生水》和《老子》“道生一”的宇宙生成论也有所不同。

对于《大一生水》这篇古佚文的作者，李学勤先生曾推测“为关尹一派”^[6]，后来，确定为“关尹”本人，谓这篇古佚文为“关尹遗说”^[7]。之后，郭沂等人也赞同李学勤先生的“关尹说”，指出“《太一生水》作于关尹”^[8]。笔者经过考察研究，亦同意李学勤先生的见解，理由如下：

其一，关尹“主之以太一”，与该篇古佚文表示本体的“大（太）一”相吻合。《庄子·天下》指出：“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，建之以常、无、有，主之以太一，以濡弱谦下为表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。”^[9]李学勤先生指出：“此处以老聃、关尹为一派，其学‘建之以常无有’，尚可与《老子》对应；‘主之以太一’则不见于《老子》，当为关尹的学说。”^[10]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云：“有物昆成，先天地生，繇（寂）呵缪（寥）呵，独立而不改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未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吾强为之名曰‘大’。”^[11]这个本体的“道”，亦强名为“大”（竹简本《老子》甲也作“大”），但不是名为“大一”。以前，张岱年先生说：“《庄子·天下》述关尹、老聃的学说云：‘建之以常、无、有，主之以太一。’常、无、有是三个概念；太一是两个概念，指太与一。太即道，一即‘道生一’之一。”^[12]这样解释，似乎已与《老子》的“字之曰道，吾强为之名曰‘大’”和“道生一”的说法接轨，但张先生的看法显然是不对的。郭象注云：“自天地以及群物，皆各自得而已，不兼他饰，斯非主之以太一耶！”^[13]《庄子·天下》所说的“主之以太一”之“太一”的概念，指的是天地群物之宗的大道，“一”并非万物之宗，它只是大道的化生物。“太一”是一个复音词，为单纯词，它具有不可分性，即两个字不能拆开解释，只有一个词素，其结构是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，不是能分开的“太”和“一”的联合，现在楚简《老子》丙卷后古佚文《大（太）一生水》出现，更证明《庄子》所云为“太一”而非“太、一”（“太”和“一”）。若为“太、一”，岂不成了“太、一生水”？若此，就讲不通了。现在还有学者说：竹简本《老子》、帛书本《老子》和通行本《老子》是误抄，而致使《老子》作“吾强为之名曰大”，没有作“吾强为之名曰大一。”^[14]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，不足为据。

其二，关尹重视“神明”，而《老子》书不见此思想。《庄子·天下》说：“澹然独与神明居。”因《老子》一书中无“神明”一词，当然重视“神明”则为关尹的思想特点。《大一生水》亦很重视宇宙演化中“神明”这一环节，云：“天地〔复相辅〕也，是以成神明；神明复相辅也，是以成阴阳。”^[15]什么是“神明”呢？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澹然独与神明居。”成玄英疏云：“清廉虚淡，绝待独立而精神。”^[16]则释“神明”为精神。《大一生水》注释云：“《易·说卦》：‘幽赞于神明而生蓍。’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‘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’成玄英疏：‘神明，妙物之名。明者，智周为义。’”^[17]许抗生按照《管子·内业》所说的精气本体论，认为《大一生水》的“神明”，可以理解为“无形莫测的精气（神）和精气显现出来的作用及现象（明）”^[18]。庞朴先生根据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“昭昭者，神明也……”的线索，指出《大一生水》的“神明”，应是“有化育万物的功能”的“光之精华”^[19]。王胜利认为“神明”是指“天和地的神奇功能”^[20]。丁四新认为“神明”指“外在于人的神灵实体、人物内含的作为生命力或灵性根源的东西即是精神，就其功能而言其神妙的作用”^[21]。我同意许抗生的意见。这样关尹的“澹然独与神明居”，所体现的正是他自己清静虚淡独守精气的思想境界。这种重视“神明”的思想，在《大一生水》中也显露了出来，即谓“神明复相辅也，是以成阴阳”，也就是说精气相辅作用而化生成阴阳两极或二气。

其三，关尹在“贵清（清静）”的同时，也注重“动”。比如《庄子·天下》篇引关尹的话说：“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。”而《老子》在谈动、静时，强调的是“静”，尤其是在论水时，重视的是水之德性以及水之静的一个层面，如《老子》第六十六章云：“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（谷）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是以能为百谷（谷）王。”^[22]第七十八章云：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。”^[23]第八章云：“上善治（似）水，水善利万物而有静，居众之所恶，故几于道矣。”^[24]而关尹的“其动若水”，就“动”的一个层面来说，也和《大一生水》中“大（太）一生水，水反辅大（太）一，是以成天。……是故大（太）一藏于水，行于时，迺（周）而或（又）〔始，以己为〕万物母”^[25]相联系。

鉴于以上三证，我认为竹简《老子》丙卷后古佚书——《大一生水》当为关尹喜之遗文。此文当是公元前500年—前496年，老子西行“至